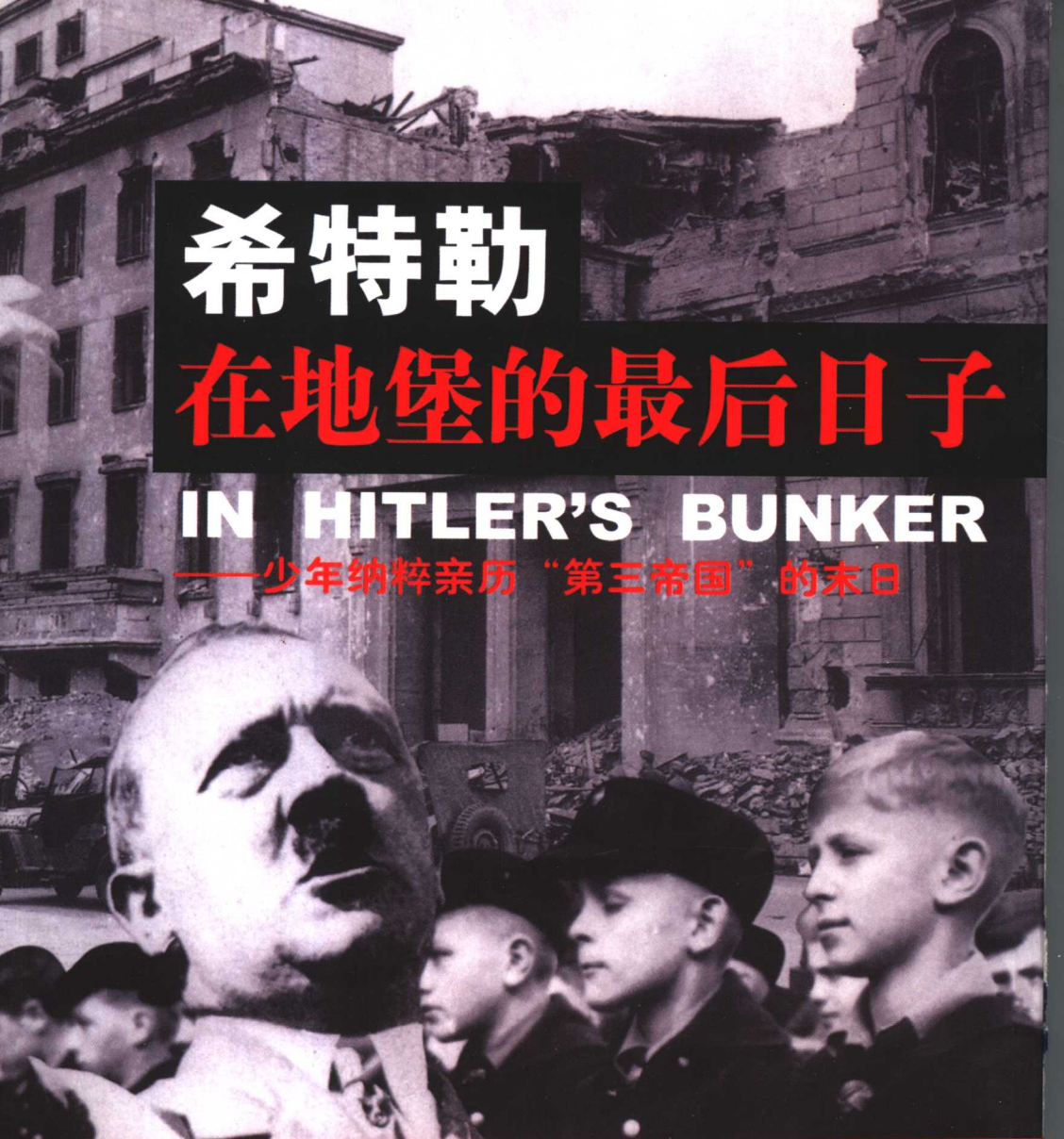




希特勒

在地堡的最后日子

IN HITLER'S BUNKER

——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的末日

本书用第一人称的手法，通过一双天真的眼睛，
将希特勒最后龟缩在地堡中一段日子的恶行
和最终的结局做了细致入微地描述。

[美] 阿尔敏·迪·莱曼 著
蒂姆·卡罗尔 译
方海萍 魏青江 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希特勒 在地堡的最后日子

IN HITLER'S BUNKER

——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的末日



[美] 阿尔敏·迪·莱曼
蒂姆·卡罗尔
方海萍 魏青江 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美) 莱曼, 卡罗尔著; 方海萍、魏青江译.—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5.4

ISBN 7-80195-290-1

I. 希... II. ①莱... ②卡... ③方... ④魏... III. ①希特勒, A. (1889~1945) 一生平事迹 ②德意志第三帝国—史料 IV. ①K835.167=5 ②K516.4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640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5-2116

IN HITLER'S BUNKER by ARMIN D.LEHMANN WITH TIM CARROLL

Copyright:© 2003 BY ARMIN D.LEHMANN WITH TIM CARROL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AINSTREAM PUBLISHING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5 JIUZHOU PRESS

All right reserved.

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

作 者 [美] 阿尔敏·迪·莱曼 蒂姆·卡罗尔 著 方海萍 魏青江 译

责任编辑 李 勇 责任校对 黄 胜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法律顾问 北京洪范律师事务所 徐波律师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东光印刷厂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6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95-290-1/K·73

定 价 26.00 元

译者前言

阿尔敏·迪·莱曼，在德国西里西亚长大，父亲在纳粹党卫军任职。后参加希特勒青年团，二战结束前夕被选送进了德国元首府的地堡，担任了希特勒的信差，接触到了希特勒纳粹集团中一些最为臭名昭著的人物。1945年二战结束后，成了少数幸存者之一，因年龄太小，被免于起诉。1948年，成了一位记者和旅行作家。1967年，加入美国国籍，1969年获得美国社会活动家奖。莱曼曾出版过回忆录《希特勒最后的信差》，剖析了自己在一个纳粹主义的狂热信徒家庭中的成长经历。

蒂姆·卡罗尔，是一家全国性报纸的记者、电视制作人，现居伦敦。

《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用第一人称的手法，通过一双天真的眼睛，将希特勒最后龟缩在地堡中一段日子的恶行和最终的结局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纳粹的罪恶和暴行跃然纸上，它无情地吞噬了无数珍贵的生命，无数和作者一样的青少年被欺骗被愚弄而横尸沙场，成了牺牲品。这本《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就是莱曼亲眼见证纳粹垮台的实录，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见证了希特勒末日的全过程和他必然灭亡的下场。书中也记载了莱曼是如何一步步认识到了纳粹的罪恶并开始记录下事实真相。

前言

《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是根据阿尔敏·迪·莱曼（Armin D. Lehmann）的生平写成的一本书，书中记叙了他在法西斯德国成长、参加希特勒青年团与苏军作战，以及二战结束前夕在柏林大臣花园地下的阿道夫·希特勒地堡生活的日子。莱曼的叙述引人入胜，透过一双天真无邪的眼睛回顾了纳粹政权的兴起及其后必然的灭亡。这双少年的眼睛，曾被纳粹虚幻的权力和荣耀所迷惑；曾目睹纳粹的种种兽行，却未能质疑其正义性；在希特勒帝国土崩瓦解之时，面对真相却茫然不知。直到希特勒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莱曼才恍然大悟，才看清外面的世界，才猛然醒悟自己的童年时光已经悄然流逝。

莱曼在西里西亚长大，就读于布雷斯劳的学校，父亲在纳粹党卫军任职。莱曼后来被带到柏林，担任希特勒青年团头目亚瑟·阿克斯曼（Arthur Axmann）的信差。命运之手就这样改变了莱曼的一生。也许，在德国以外的地方，阿克斯曼并不出名，但实际上他是二战后期纳粹组织中的关键人物，是希特勒后期最亲密的心腹。阿克斯曼曾表示将不惜牺牲所有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性命去捍卫“元首”和帝国，他也因此被希特勒吸收到核心集团中。

在地堡的最后岁月里，莱曼担任了阿克斯曼的信差，希特勒就是在这个地堡度过了他最后的日子。这段经历让 16 岁的莱曼得以接触到一

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

些纳粹集团中最臭名昭著的人物，其中当然也包括希特勒本人。当希特勒的末日审判逼近的时候，莱曼就在阿克斯曼身边。阿克斯曼曾在他的自传中回忆起爱娃·勃劳恩（Eva Braun）在地堡遇到了莱曼，对这位少年信差的献身精神印象深刻。

莱曼曾经是纳粹主义的狂热信徒，但后来，他对纳粹对人的身体和精神施加的种种暴行感到震撼，人生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了和平主义者。莱曼的回忆录《希特勒最后的信差》剖析了自己在一个纳粹主义的狂热信徒家庭中的成长经历。莱曼自己也承认，这种尝试很艰难，而且他的记忆也并非很完整，与历史记载也有出入。我已经尽量考证了书中的记载，但有时历史纪录晦涩难懂。《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是根据莱曼的回忆录改编的，该书节取了莱曼早年的故事以及一些关于地堡的历史记录。

蒂姆·卡罗尔

导 言

在这里，只有胜利或灭亡。对敌人要无比仇恨。你们的职责就是在别人疲倦的时候保持警戒，在别人软弱的时候坚持不懈。保持对阿道夫·希特勒的绝对忠诚是你们的最高荣誉。

—— 亚瑟·阿克斯曼

1945 年 4 月

第三帝国希特勒青年团的头目亚瑟·阿克斯曼就是用这样鼓动性的口号煽动十几岁的少男少女，鼓励他们加入柏林的青年团。这些孩子们在这次运动中成为了纳粹梯形编队的年轻成员，被称为青年团男队员和青年团女队员。我一直希望能成为其中的一员，眼巴巴地盼着，直到 16 岁被批准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人民风暴”组织。“人民风暴”是二战末期德国内政防卫队的老人和孩子们仓促组建的一支队伍。战争后期，所有 16~55 岁身体健全的男性德国公民，都被勒令穿上他们能找到的任何制服（无论是邮递员制服还是消防员制服），加入到保卫德意志帝国的战争中去。苏联人称我们为“全面战争战士”，因为我们就是这场全面战争的全部结果。而国防军则戏谑地称我们是“杂烩菜”。的确，我们就是一支由年迈的老人（“老得嚼不烂的肉”）和毫无经验的少年（“青菜”）组成的杂牌军（“杂烩”）。

不过，最近我在战斗中表现得不错，为此还获得了一枚二等功铁十字奖章。希特勒青年团的头目亚瑟·阿克斯曼时年 32 岁，是希特勒身边最年轻的纳粹高级将领。虽然年轻，但在战争结束前，他在希特勒核心

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

集团的影响力却与日俱增。他宣称自己领导的希特勒青年团将为希特勒和帝国的存亡战斗至死，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在希特勒最后的日子，阿克斯曼仍然深得希特勒的信任。当时能够享有这一“殊荣”的人并不多，只包括希特勒的私人秘书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和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f Goebbels）。希特勒在大臣花园举行的56岁生日会上，阿克斯曼还刻意安排元首接见了，部分原因是籍此对我最近对苏军作战时的英勇表现进行嘉奖，但我猜测另一部分是因为我当时是青年团的信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也曾因担任信差荣获铁十字奖章，我想，阿克斯曼认为这是一种幸运的巧合。

当时，元首也为这种幸运的巧合高兴。我注视着阿克斯曼，却没有意识到，盟军已经吹响了胜利的号角，德国正处在重重包围之下，一座又一座的城市在盟军猛烈而密集的轰炸下正在化为废墟。

战争末期，我和其他几百个青年团的少年士兵一道，在地堡中服役。当时，希特勒将这个最后防御体称为“柏林大本营”。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已即将成为一名信差。后来的那段经历让我接触到一些最臭名昭著的纳粹将领，也目睹了无数士兵和平民在希特勒编织的幻梦中苦苦挣扎。在德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希特勒不惜牺牲一切人力、物力做最后的反抗，被牺牲的人中不乏最年幼和最无辜的德国人民。（献出生命的不光是男人。德意志少女军团，简称BDM，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女子部队，她们也为希特勒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德国正在全线溃败。我依然相信在战争结束前广为流传的关于“神奇武器”的神话。我丝毫没有体会到纳粹政权的冷酷和邪恶，相反已准备好为希特勒献出生命，为帝国事业和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崇高理想效忠。我为自己能在希特勒56岁生日（最后一个生日）的第二天早上向他致敬而沾沾自喜。或许你很难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深陷天大的谎言却浑然不知，如果你听听我的故事，就会明白个中缘由。

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意志联合内阁大臣的时候，我只有4岁。那

是在1933年1月30日，后来，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日子被称为“夺取权力日”。历史再次告诫我们，独裁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混乱。不过，希特勒带给我们的教训还远不止于此，他对无数个体的绝对思想控制挖掘了一个活生生的地狱，那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吞噬了数以百万计人的生命。

但是，开始的时候事情并非如此，开始的时候，是无数关于美好生活的许诺。我的祖父就是个例子，他既是纳粹党保守派分子，也是希特勒最早的追随者之一。祖父深信有了希特勒的领导，德国经济的迅速复苏指日可待。他认为德国应该一雪《凡尔赛条约》带来的各种耻辱和苦难。我父亲也是希特勒的信徒，他不仅像大多数德国人那样成为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而且还加入了纳粹党卫军。后来他更是成为了所谓“新秩序”的狂热追随者，他坚信“新秩序”能够光复德国昔日的荣耀。

我父亲相当独裁，这也许能够解释他为什么会拥护新政权。但我母亲却非常慈祥，富有同情心。当然，她也崇拜希特勒，认为阿道夫·希特勒是受上帝特别指派的人，将领导德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绝大多数德国人和我父母的想法一样。让很多人吃惊甚至震惊的是，德国妇女是希特勒最热忱的信徒，我母亲也是。

我在靠近波兰的西里西亚森林中长大，那里远离欧洲繁华的都市，几乎与世隔绝。现在回想起来，甚至还有几分中世纪的格调。年少时，我曾欢欣鼓舞地观看纳粹突击队员的集会和火炬游行。10岁时，我在布雷斯劳的集会上第一次亲眼见到希特勒，他以催眠般的魔力征服了所有听众。要想控制一个人的身体和思想，就要在年轻的时候给他们灌输，纳粹党人深谙个中奥秘。在阿道夫·希特勒政权统治之下，孩子们接受的教育是，尽管父母生养了他们，但他们却属于国家。

并不是愚昧的人才会接受这样的观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如此，如果你无法相信，那就先看看青年团前任头目的例子吧。巴尔杜·冯·席腊赫（Baldur von Schirach）是亚瑟·阿克斯曼的前任，他一手策划了纳粹青年运动，鼓吹对希特勒的崇拜。但是，冯·席腊赫可不是一个野蛮

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

人，他出生于魏玛一个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中产阶级家庭，魏玛素有德国文学之都的美誉。冯·席腊赫是一个诗人和歌曲作者（他在我的生命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家道中落，父亲失业，做士官的哥哥则因为自己的戎马生涯被《凡尔赛条约》断送而自杀。巴尔杜·冯·席腊赫后来成为了纳粹分子。他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本人时十分激动，为此还曾赋诗一首做纪念。

在当时，希特勒青年团只是众多准军事组织中的一个，德国在1920~1930年间涌现了大批这样的组织。我成为了新秩序理念的热心追随者和年轻的小头目。10岁的时候，我成了希特勒青年团少年班低年纪组的一名幼童子军，2年后我就开始管理一支30人的小分队了。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德国人是更高级的人种，天生就应该统治劣等人种。我们是雅利安人，而雅利安人比别的人种，特别是比犹太人要高级。我们所受的教育还告诉我们，犹太人就是寄生虫。我坚定了为元首和帝国效忠的决心，赴汤蹈火，死而后已。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最后日子里，我勇敢地参加了街道巷战，并因此获得了一枚一等功铁十字奖章，这样我就能在原来二等功的基础上多得一枚奖章了。

我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分子，立志将毕生奉献给希特勒，我可以为他去死，在对苏军的作战中，以及在担任希特勒最后日子的信差时，好几次我真的差点死掉。希特勒最后的日子可以算是他震惊世人的一生中最荒唐、最离奇也最腐朽的一段时光。就是在这最后的日子中，希特勒突然出人意料地娶情妇爱娃·勃劳恩为妻，而当时并没有太多人知道他还有这个情妇。也就是在这最后的日子中，希特勒在扑朔迷离甚至荒诞不经的氛围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就是在这最后的日子中，希特勒神话的创造者约瑟夫·戈培尔与妻子玛格达（Magda）——未加冕的第三帝国“第一夫人”——在地堡中杀死了他们的6个孩子后，也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也在地堡中。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立刻动摇我对阿道夫·希特勒的信仰。即使在他用枪指着自己的脑袋，结束了

自己的生命，将无数为他牺牲的德国人民抛在身后之时，也没有立刻动摇我对他的信仰。在当时，我丝毫没有怀疑过自己对纳粹信条的忠诚。即使当我在地堡外左奔右藏躲避着盟军子弹的射击，眼睁睁地看着这座荒唐的帝国土崩瓦解时，我也丝毫没有怀疑过纳粹德国的正确性以及敌人的错误性。

在地堡的最后日子里，我目睹了希特勒忠实追随者们的窘境和自私自利。他们并非坏人，但却太过单纯，太急于为一个虚幻的理想献出无辜的生命和鲜血了。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在希特勒自杀后，我的信仰体系也开始慢慢垮塌，逐渐地，求生的本能占据了上风。美国人在德国战败后对我进行了审讯，我无法相信他们所说的集中营真的存在，更是对元首的最后决定难以置信。但是事实就摆在我面前，不得不信。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睁开眼睛，试着重新看清这一切呢？

我耗尽了余生，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我找到方向和解释的答案。

阿尔敏·迪·莱曼

2003年6月于美国俄勒冈州伍德伯特

序 言

(1945年1月16日，柏林)

1945年1月16日下午，阿道夫·希特勒正式撤离了他位于柏林威廉姆斯大街具有新巴洛克风格的正式官邸——老德意志大臣花园。在盟军猛烈的炮火轰炸下，柏林市中心几乎被夷为平地，位于大臣花园一层的豪华官邸已不再安全，希特勒被迫撤入他的地下城堡。自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来，大臣花园就一直被作为元首的官邸。希特勒曾多次站在官邸楼上的小阳台上，接受聚集在街上的人群的欢呼敬礼。1940年，当德军从法国凯旋归来后，也就是在这个阳台上，希特勒和他的空军中将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ring）检阅了狂欢庆祝的人群。然而现在，除了建筑的一翼尚且完好无损，这座一度无比辉煌的建筑已变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建筑内到处都是弹孔和燃烧弹熏黑的痕迹。1945年初，再也没有欢呼的人群在这里向阿道夫·希特勒致敬了。

或许在这样的多事之秋，离开大臣花园并不是最让希特勒感到失望的事情，因为他曾经告诉过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他的这座官邸给“肥皂厂”用还差不多。希特勒于1938年下令斯佩尔重修了大臣花园。新大臣花园是一座足有一个街区长的巨大的低层建筑。元首指示要将其建成一座不朽的建筑，让每个参观者都折服于第三帝国的伟大和威力。斯佩尔没有让希特勒失望，这座建筑成了日耳曼力量的宏伟象征，野兽派的建筑线条和比例设计折射出了希特勒强制推行纳粹事业的

钢铁意志。设计者希望它能够像第三帝国的千年基业一样永存不朽。当参观者从弗斯大街宽阔的台阶拾阶而上时，迎面而来的4个巨大石柱立刻反衬出人身形的渺小，柱顶盘踞着的一只雄鹰，双翅展开，鹰爪上抓着一个纳粹十字。门的一侧，耸立着一个高大的士兵雕像，迎接着每位来访者。

新大臣花园象征着纳粹运动及其对德国的强权控制。但是，在1945年，这个庞大建筑成了盟军轰炸的主要目标，让希特勒尝到了纳粹暴行的苦果。有几枚炮弹正中目标，建筑的长屋顶因此部分坍塌，多面墙壁被燃烧弹的黑烟熏得面目全非，很多窗户也被炸碎了。斯佩尔建造的这座庞大建筑，在炮火的洗礼后，如一座幽灵城堡般耸立着。

希特勒原本豪华气派的办公室就在这座曾经富丽堂皇的建筑中，他的办公室大约有400平方米，盟军轰炸后居然奇迹般地完好无损。这间办公室铺有厚重而华丽的地毯，落地窗上挂着冷灰色的丝绸窗帘，光是这些东西就需要一大队勤务兵和仆从们精心打理。尽管外面的世界满目疮痍，然而宽大而舒适的扶手椅和沙发仍然让希特勒的书房看上去像酒店的大堂一般豪华。1945年1月16日，元首最后一次坐在他那光可鉴人的大书桌旁，在检查了新办公室装置的清单（当然新办公室不如现在的气派）后，希特勒慢慢地走出房间，穿过铺着厚重地毯的走廊，走向他那不太豪华的新家，也就是希特勒最后的住所。当纳粹政府在1933年夺取政权时，希特勒曾经发誓，绝不自动离开德意志大臣花园。他宣称，世界上没有哪个政权能够驱逐他，但是，他的誓言落空了。

希特勒这时已经患上了慢性疾病，虽然只有55岁，但病痛的折磨让他看上去足足有70岁那么老。他那头精心修剪的褐色头发变得稀稀拉拉，颜色发灰，那双曾经湛蓝的眼睛也已黯淡无光。在非公众场合，他不得不长时间佩戴老花眼镜。他的副官发现，他即使在白天也很难看清楚周围的景物。他形容枯槁，身形佝偻，腰身弯曲，病态十足。在二战最后几年，希特勒的身体健康状况一直在恶化，特别在1944年7月

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

险遭暗杀以后，他的身体更是大不如前。那次暗杀是陆军上尉克劳斯·冯·施道芬伯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策划的，他将一个装满炸弹的公文箱安放在希特勒东普鲁士地堡的会议桌下。炸弹爆炸时，在场的24人中有4人被炸死，十几个人严重受伤。希特勒本人也伤得不轻，他的裤子被爆炸冲击波撕成了碎片，但是他还是幸存下来了。但是这次爆炸却让希特勒本人和他的支持者更加坚信，希特勒得到了神的庇佑，是天意要让希特勒领导德国人民，实现他所有伟大的理想。

不过，这次爆炸损害了希特勒的耳膜，造成了平衡感失调。希特勒的左臂也严重受伤，很难控制左臂的动作。希特勒以前就有胃绞痛的毛病，现在绞痛更加频繁了。他的皮肤开始明显发暗。而他那曾经高亢有力的嗓音也变得嘶哑低沉，近似喃喃自语。希特勒几乎是靠着私人医生西奥多·莫雷尔（Theodor Morell）的药物鸡尾酒疗法在维持能量（不过，希特勒身边很多人都坚持认为，这些药物反而加剧了他病情的恶化）。

希特勒缓步走向地下城堡。他现在慢慢走过的建筑也经历了和他类似的变化。盟军的轰炸一开始，这座建筑的许多华丽装饰就被摘掉了。华丽的织锦和地毯、精美的艺术品，大多数是从纳粹德国占领的国家抢夺来的，现在这些装饰物只好被收存起来。现在的新大臣花园不过是一个阴森而凄凉的地方，一度光洁无暇的大理石地面上到处都是灰尘和水泥碎屑，气派的接待大厅和曾经吊在这里的树枝形的装饰灯被炮火烧过以后，比凡尔赛宫的镜宫还要惨不忍睹。这座辉煌的建筑现在简直就是一个阴沉的洞窟，一地残垣断壁。

在大臣花园的一层驻扎着希特勒的警卫部队——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LAH）。他们身着漂亮的黑色制服，佩戴着白色手套和纳粹十字肩章。警卫旗队是党卫军的精锐部队，而且是惟一一支以希特勒全名命名的部队。无论希特勒走到哪里，警卫旗队都会跟随陪同。在大臣花园，警卫旗队还有自己永久性的军营。但是现在，警卫旗队的士兵再也不能在纳粹帝国（西起英吉利海峡群岛、东至高加索地区，南临撒哈拉沙漠、北濒挪威北极圈的）的心脏耀武扬威了，纳粹的铁蹄再也不能践

踏欧洲受压迫的人民了。纳粹分子很快就要遭到大规模军事进攻，就像他们曾经肆意消灭过很多民族一样，现在他们自己也将遭到灭顶之灾。要不了多久，第三帝国的疆域就要缩小到柏林动物园附近的范围。

1945年1月，元首身边专横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写道，希特勒是“千年以来最伟大的人物”。当希特勒在1945年1月16日凌晨到达柏林时，却没有受到太隆重的迎接。他乘坐的火车悄无声息地驶进总站，然后，希特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乘专车前往老德意志大臣花园。他刚刚离开在阿德勒霍斯特的战地指挥部，这个战地指挥部掩映在马祖里湖边的松树森林中，也是希特勒最后的一个战地指挥部。希特勒这时已经意识到，西线战役徒劳无功，德军的所有精力必须转到东线上。希特勒抵达柏林的消息没有对外宣布，绝大多数柏林市民直到二战快结束时，才从德意志广播中得知希特勒就在柏林。而那时，绝大多数人只希望希特勒能马上离开柏林，越快越好。

希特勒现在踏上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旅途。既然历史无情地将希特勒推进最黑暗的日子，希特勒也就只能退守到这座代表辉煌过去的建筑物的地下。希特勒离开了在地面上的官邸，走过了警卫旗队战地指挥所，走进了大臣花园的地下室，并且再也没能离开。这时的大臣花园地下室由纳粹党卫军元首护卫队的威廉·蒙克（Wilhelm Mohnke）把守，蒙克在希特勒最后的悲剧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跟随元首的还有他忠心的男仆海因兹·林奇（Heinz Linge）、警卫队队长汉斯·拉登胡伯（Hans Rattenhuber），以及一些德意志保卫部（RSD）的警卫。

元首的安全保卫工作由两支截然不同的队伍担任，这两支队伍都隶属于纳粹党卫军，其中德意志保卫部归拉登胡伯指挥。德意志保卫部的成员都是经受过考验，值得信赖的纳粹分子，有纯正的德国血统，受过专门的警探训练，负责希特勒的贴身保卫工作。德意志保卫部分成不同的小组，听从不同的纳粹领导人指挥。希特勒的这支德意志保卫部小组代号为第1分队，由来自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秘密警察部队的警探组成。元首禁卫队（FBK）的成员则是从警卫旗队抽调的精锐分子，这支禁卫队只有40人，不仅负责元首出入通道的警备，而

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

且还担任元首的信差、贴身男仆和勤务兵。

拉登胡伯和林奇从这时起就时刻不离希特勒左右，直到战争结束。随后到来的还有希特勒的“四人秘书小组”，他们也一直熬到最后时刻。其中，特劳德尔·琼格（Traudl Junge）和葛达·克里斯蒂安（Gerda Christian），即使在希特勒的请求下仍然拒绝离开。而另外的两个人，克丽斯塔·施罗德（Christa Schroeder）和乔安娜·沃尔夫（Johanna Wolf）则听从了元首的命令离开了。这些人都是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最后，这一小批人到达大臣花园厨房那个通往不幸的入口。他们从这个入口下到希特勒男管家阿特·堪恩伯格少校（Artur Kannenberg）宽大的食品储藏间。

这个储藏间摆满了大架子，架子上堆满了各种美味食物，绝大多数柏林人在过去的6年中可能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食物了。堪恩伯格的储藏间从未缺过美食。当然，希特勒是个素食主义者，而且滴酒不沾。在最后的日子里，希特勒除了喝点清汤，吃点土豆泥，偶尔用掺有沙拉菜丝的意大利面条汤送服私人医生开的混合药丸，就几乎没有碰过这里任何东西。无论怎样，德意志大臣花园的食品储藏间和地窖从没缺过最精美的鱼子酱、最新鲜的意大利腊肠、红烧牛肉罐头和德国香肠。堪恩伯格的储物架上排满了各种板条箱，箱子里装的都是上好的法国葡萄酒和香槟。外面，德国人正在忍饥挨饿，这里，纳粹政权的高层从未断过美味佳肴。

接着，希特勒被引导穿过储藏间一侧的一扇不显眼的门。门后是一小段硬石铺成的台阶，台阶往下是一段昏暗的走廊。那些知道这个秘密通道的人将其称为“堪恩伯格小巷”。希特勒在这段灯光昏暗的走廊途中碰到了两个端着机关枪，穿着灰色军服的禁卫队卫兵。这些士兵是护卫元首驻地的纳粹党卫队警卫旗队的成员，他们站在一道坚固的钢铁大门前，看到元首经过大门时，马上肃然立正，敬礼致敬。有了上次暗杀未遂的教训，这些卫兵得到了特别授权，甚至可以对一些高级将领搜身。当然，卫兵们也会搜查来人的公文包。即使是希特勒的秘书也不例外，他们的手提包都要接受检查。

希特勒正在走入元首地堡，这个怪诞的地下世界就要见证第三帝国的没落和灭亡了。这个地堡是一个人工建造的地下建筑，不是所有希特勒的高级将领都有资格进入这里。不过，元首自己似乎很适应在这个地堡的生活。随着战争局势朝着越来越不利于德国的方向进行，希特勒开始避开阳光，转入各种各样的地堡中继续指挥作战。不幸的是，这个元首地堡恰好是希特勒的第13座地堡。这是一个荒唐怪诞，是非颠倒的世界，在这里，一个需要对数百万人的大屠杀负责的暴君却被他的勤卫兵、秘书和仆人们尊为至高无上的首领。这个几乎使欧洲陷入黑暗世界的罪人却被认为是一个好上司、一个和蔼而仁慈的人，在这里他最喜欢的事莫过于和他的狗一起玩耍。

希特勒绝对有理由请求避难。他所谓的“千年不朽”的第三帝国实际上只存在了12年，而且就在希特勒模糊的双眼前土崩瓦解掉。美军在白天进行轰炸，强大的第8空军部队的“解放者”战斗机和银色“飞行堡垒”就好像盘旋在德国上空的秃鹫。英国皇家空军（RAF）则在夜晚展开空袭，“惠灵顿”和“兰喀斯特”轰炸机的咆哮声是许多一度不可一世的德国城市上空熟悉而可怕的午夜咒语。在盟军连续而无情的进攻中，成千上万枚炮弹和数不清的燃烧弹倾倒在德国的土地上。在几次最恐怖的空袭中，德国上空聚集了1000架，甚至1500架美国和英国的重型轰炸机编队。在希特勒躲到地堡不到1个月之后，就是盟军最大的一次空袭：毁灭德累斯顿。但是现在，柏林市中心仍然是这场似乎永无宁日的轰炸的目标。

德国海军几乎已经全军覆没，仅有尚在作战的潜艇舰队，但是这支舰队正面临着燃料短缺和腹背受敌的窘境：空中有英军“猎人”号轰炸机的扫荡，海上有盟军军舰的攻击。在陆地上，由英国、法国和美国军队组成的力量在西线迅速推进，直逼德国的心脏地带。南面英军和美军的联合部队正铺天盖地地席卷意大利半岛。但是，对纳粹德国最不利、最致命的还是苏联人，他们正在东线一条很长的阵线上推进，逐渐摆出了钳形运动的阵势，很快就会全面包围柏林。纳粹德国和希特勒最害怕的还是这些苏联人。纳粹分子曾经将痛苦强加给了苏联人民，现在他们